

伯拉敏神學院喬遷與我

張宇恭¹

本人從1958年6月20日踏進西班牙Orduna的耶穌會的初學院起，到今天（2007年1月10日）在台北聖家堂，共已度過了49年左右的奉獻生活。

在西班牙時經過兩個初學院，第一年初學在Orduna。第二年搬到Villagarcia de Campos，這是一所重新整修過的十五世紀老修院，《崇修引》的作者Rodriguez神父就曾在這座老修院中生活過，修院中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聖堂，那是初學院的小聖堂，現在依舊保留這初學院的小堂。1959年我在這兒做第二年初學，那時我們有接近120位初學修士；每天早晨6：30我們在這修整好的古老小聖堂祈禱，大家都設法坐在這位作者Rodriguez神父常跪在的位子上。

兩年的哲學，我是先後在菲律賓兩個哲學院完成的。第一年1962年在宿務（Cebu）哲學院，第二年哲學院由宿務搬到馬里拉Novaliches（我是從哲學第二年唸起，所以那時我已是第三年哲學修士）。經過初學院和哲學院的兩次大搬遷，我對搬家已有了豐富的經驗，尤其是對搬圖書館更是駕輕就熟。

1963年我在碧瑤（Baguio）讀神學。其時神學院院長是司化行神父（Fr. Steinmetz），兩年後張春申神父學成歸來上課。不久，

¹ 本文作者：張宇恭神父，在輔大法管學院任教多年，曾任中華省台灣區會長。

張神父做了神學院院長，這時我是三年級神學修士，1967年4月30日在台北聖家堂由羅光總主教祝聖為神父。就在這時，神學院要由碧瑤遷移到台北縣新莊輔仁大學左後方的新院舍，成為輔大附設神學院。神學院新院舍建立在輔大左後方的一塊耶穌會土地上，在這土地前後兩面，各建造一座三層樓的建築物。

前一座三層樓為教學大樓以及神學院圖書館。後一層是耶穌會院和一個八角形神學院聖堂。這是松仁山神父(Fr. Lauzon)所設計的。八角形聖堂內有長形彩色圖形窗，窗的材料是厚實的壓克力。彩色圖形有象徵的含意。譬如說，主祭台的後面有兩個長形窗，這兩個長形窗上的壓克力彩色圖形：一邊是紅色，表示耶穌聖心的動力；一邊是藍色，表示瑪利亞聖母聖心的寧靜，瑪利亞常把一切默存於心。這是一位已出會的當時已讀完四年神學的修士，他設計時和我討論分享這些象徵意義。

1967年5、6月中，神學院開始由碧瑤向台北新莊輔大附設神學院遷移。因為新的神學院還沒有完全落成，同時神學院理家干孟德神父(Fr. Clement)還要暫時留在碧瑤神學院督導遷移大小事宜，特別是龐大的神學院圖書館的遷移。其他教授神父和讀神學的修士們以及輔理修士易伯鸞(B. Ibarrondo)都分批來到台北新莊輔仁大學。

一時面臨以下的問題：(1)由碧瑤回來幾十位教授，以及神學修士們的暫時安頓之處；(2)數十位的神學教授、修士的每日三餐的問題；(3)從碧瑤飄洋過海來的神學院的圖書的過海關手續，及由基隆港口把龐大的神學院圖書運到新神學院的圖書館的問題；(4)干理家神父暫在碧瑤，在台北新莊輔大附設神學院只有神學院院長張春申神父。由誰來處理這些大小事宜？

那時正是暑假時，我乃自告奮勇向張院長建議，由我來負

責解決以上問題。張院長接受了這建議。於是，我就開始行動。

首先，把回來的數十位神學教授、神學修士們安頓在仁愛學苑，因為暑假期間沒有學生住在學苑內。我又和法餐（法學院餐廳，現在已改為統資研究所、育成中心及一些辦公室）的郭老板商量好，由法餐每天供應神學院數十位師生三餐。菜色很豐富，開院會時，有人還說吃得太好了呢！暑假中，新神學院趕著落成。

不久，神學院圖書也由菲律賓海運到了基隆港。九月中，神學院師生由仁愛學苑搬進新神學院耶穌會會院。一時處處灰塵、叮叮噹噹，新會院還在完成最後的裝潢工程和基本的設備安裝。廚房設備還沒有就緒，神學院師生依舊在法餐用餐，直到十月中旬神學院正式上課為止。其時我已是第四年神學學生。

這時候，新理家神父梁德佳（Fr. Landeta）因故一時不能離開西班牙來此上任。因此，新神學院的大小小事還是落在我的肩上。所幸那時由澳門來了一位教友張先生，他身材高大壯碩。他負責對外的一切事宜，如買東西、跑郵局、銀行、外事處、派出所、修理皮件等雜事。其他的事由我處理。常常我在上神學課時，忽然有電話或商人來找我，立刻我就要放下課務去處理。第四年神學讀得十分辛苦。我是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第一屆第一位畢業生。

1968 年讀完神學，被派到美國西雅圖去進修第三年卒試，完成耶穌會的最後陶成，前後一共十整年。在這十年陶成中，初學兩年在兩個不同地方的初學院完成。哲學兩年也是如此。四年神學則是在兩個不同國家的神學院修完。其中第四年神學是我陶成中最辛苦的一年，因為我一面讀神學，一面要做理家的工作。不過這也給了我機會，參與了在台灣四十年伯拉敏神學院歷史的一角。今書寫於此以為紀念。